

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

“00后”女生辞去教职学开飞机

长江日报记者徐丹 通讯员蒋秋雨 梁勇

6月2日清晨,武汉汉南机场,一架白色小型飞机静静地停在跑道上。

一个穿白衬衫、戴墨镜的年轻女生缓缓绕机一周,手指一寸寸滑过蒙皮、螺旋桨和发动机舱盖。她的目光扫过每一个探测头、每一盏灯光,神情严肃认真。

“蒙皮完好,螺旋桨无裂纹,起落架正常……”

她叫孟秋,2001年出生,正在为飞行学习做起飞前最后检查。

一年多前,她还是一名小学教师。如今,她的人生轨迹已经从“三尺讲台”切换到了“千米高空”。



武汉汉南机场,孟秋(右)正在教员指导下进行起飞前检查。

长江日报记者陈剑 摄

失重、单飞和一颗勇敢的心

“你觉得低空经济的风口来了吗?”长江日报记者问。“已经来了。”孟秋肯定地说,未来从武汉去邻省,坐小飞机可能也就几个小时,这是一种出行方式的变革。想赶上风口,就要提前进入这个行业。

2025年暑假,孟秋在家人的支持下报名学飞。很多人对通航飞行员有误解,以为驾驶“小飞机”要求低。实际上,通航飞行员和民航飞行员所学的核心课程高度重叠——空气动力学、气象学、飞行规则、航空法规,一样都不能少。

目前,汉南机场学飞执照包括运动类飞行执照(SPL)、单发私照(PPL)。

其中,运动类飞行执照可操作最大起飞重量≤1200kg、4座及以下单发轻型运动飞机;单发私照可操作最大起飞重量≤5700kg全品类单发飞机。

孟秋笑着向记者解释,单发私照就像汽车“B照”,运动类飞行执照有点像“C照”。

今年4月,孟秋顺利通过理论考试,截至目前已经上机学习了20多个小时。

“小飞机轮子小、重量轻,在跑道上快速滑行时,方向舵稍微偏一点就可能偏出跑道。”孟秋说,第一次起飞和降落时,特别紧张。“起风时突遇风切变,飞机会猛地下降。”

教员曾带孟秋体验高空失重——飞到一定高度后模拟发动机失速,让她感受飞机的滑翔能力,认识到飞机的安全性;接着在教员操纵下,她体验了深度失重,整个人在机舱里飘了起来。

学习了一段时间,孟秋心里的顾虑渐渐放下了。

“只要规范操作,开飞机其实很安全。后续课程还有特情处置的学习,我们能掌握更多技能。如果一直带着恐惧,是学不好的。”

她坦言,接下来要面对单飞——独自驾机升空,要更勇敢,也要更冷静。

换一种方式追求梦想

汉南机场的跑道上,螺旋桨的轰鸣此起彼伏。一架小飞机加速、Vr抬轮、离陆,干净利落地钻进晨光。

另一架降落的小飞机轮胎触跑道,扬起一阵热浪。停机坪边,几名男生举着手机等飞机掠过,刚摘下耳麦的年轻人仍在兴奋地比画着空中动作。

孟秋完成系列机检程序,利落地登上飞机。

“其实我很喜欢当老师,喜欢看到孩子们眼睛亮起来的那一刻。”孟秋回忆,从大学教育学专业毕业后,顺利成为老师的她,曾让很多人羡慕不已。

一次偶然,她看到网上墨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(以下

简称墨行通航)的学飞视频,心动不已。从小受父亲影响,孟秋不仅向往自由,也爱好极限运动。

没有一刻犹豫,她拉上全家去体验了一次低空飞行。“太酷了!当飞机升到300米、500米,脚下的景物像按比例缩小了一样,那种开阔感击中了我。”

随着对低空经济了解的加深,孟秋想,能不能把教育也搬到这片天空?

体验结束后的两个月内,孟秋多次与墨行通航负责人交流。得知飞行教员缺口大、需求旺盛,她心动了。

“飞行教员,正好可以把自由飞行与传授知识结合。”那一刻起,她的职业思路悄然转向。

“我不是为了离开讲台,而是想把讲台架到更高处。”她说。

“00后”正在“起飞”

身边的亲戚曾质疑:“你确定一个女孩子做这个?”朋友们也觉得这事离日常生活太遥远。

孟秋毫不在意。“只要身体素质过得去,可以先当兴趣爱好来尝试。”

在她看来,低空经济才刚刚兴起。不久的将来,越来越多人会进入这个领域。

“我在教室里教过孩子认字、读书,未来我想在天空中教别人认识云彩、认识风、认识规则。”

她说:“知识传授的形式可以变,但教育的本质不会变。”

就在采访一周前,一名17岁的高二学生报名暑假过来学飞。

“‘90后’‘00后’更愿意追求新事物、对社会认知更早。”墨行通航武汉负责人戈欣透露,目前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年轻人。

数据显示,截至2025年底,我国通航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,运动驾驶员执照(SPL)已发放3724本,私用驾驶员执照(PPL)已发放4833本。

起飞前,孟秋钻进驾驶舱,系好安全带、调整座椅、戴好耳机、报话、启动发动机。发动机热了,她冷静地向塔台申请起飞。

跑道尽头,那架白色小飞机加速、Vr抬轮、离陆,稳稳地升入武汉上空的千米高度。

那里,将是属于她的新讲台。

扫码
看视频7.8万元 45天拿证
通航飞行员
年薪最高30万元

长江日报(记者徐丹 通讯员蒋秋雨 梁勇)学开飞机能像学车一样简单。6月2日,长江日报记者从汉南机场打听到,今年以来,来咨询和报名运动类飞行执照(SPL)培训的人明显多了起来,其中不乏“00后”、高中生,还有不少想换个赛道的转行者。

“每天平均50人咨询,忙得够呛。”湖北墨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墨行通航)武汉负责人戈欣说,他们是最早在汉南机场开运动类执照培训班的航司之一。

据介绍,飞行培训课程包括32小时航空理论、24小时地面准备和30小时实操飞行。用的飞机也挺酷——阿若拉SA60L、翔龙XL100,都是国内主流的合规机型。

如果时间安排紧凑,45天就能拿下执照,费用7.8万元。培训机构还开设了周末班和集中班,让上班族也能圆梦。

拿到中国民航局颁发的运动类飞行执照后,你就拥有了小型飞机的“方向盘”,也就是俗称的“空中私家车”,可在符合规定的空域内自由翱翔。

早在2023年,汉南机场就有驻场航司开始搞这个培训了。到现在,已经有将近80名学员成功拿到执照。

24岁的刘世期是这一波风口的受益者。从小喜欢飞行的他去年特意从荆门来到武汉考执照。“拿到执照后,我顺利入职了一家通航公司,待遇不错。”他说,今年打算再升级考个飞行教员执照,把爱好彻底变成事业。

戈欣感叹,以前大家觉得这行挺神秘,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动了。“很多高中生、大学生都有飞行梦。‘00后’这批年轻人,认知社会早,更愿意主动了解行业的前景和机会。”

“通航飞行员的年薪在20万元到30万元。”戈欣透露,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,人才缺口越来越大,墨行通航今年计划招5到10名飞行教员。

去年,汉南机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:安全飞行3634小时,起降11268架次。

沙湖公园四百种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

武汉赏荷季来了

长江日报(记者郭可滢 通讯员蔡昕)进入6月,武汉迎来赏荷季。近日,沙湖公园C区荷园内荷花陆续盛开,可看的品种约400个,是全国荷花品种最多的公园之一。6月4日,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,目前已进入最佳观赏期,预计盛花期将持续至7月。

一大早,吴女士带着1岁的女儿和母亲来到沙湖公园赏荷。“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来,今年明显感觉花更多了,而且多了一些小巧精致的品种,很适合慢慢欣赏。”吴女士说。

作为武汉城区规模较大的专类荷园之一,沙湖公园荷园目前展示观赏荷花品种约400个。走进荷园,层层荷叶铺满水面,各色荷花点缀其间。其中,花朵直径可达手掌大小的“嫦娥醉舞”、金黄色荷花“飞黄”等特色品种格外引人注目。

“今年花期较往年晚一周左右,但整体花量比去年更大。”沙湖公园荷花养护技师胡芳介绍,3月下旬,园方对荷塘进行了翻池分栽,进一步优化荷花生长空间,同时加强精细化养护管理,因此整体长势和开花效果均优于往年。

与许多只能远距离观赏的湖面荷塘不同,沙湖公园荷园采用池栽展示方式,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荷花形态和品种特征。高低错落的荷叶和花朵形成丰富层次,也让这里成为摄影爱好者青睐的打卡地。

不少摄影爱好者推荐,上午7时至9时和下午5时至6时30分是拍摄荷花的最佳时段。清晨光线柔和,荷叶上常挂有露珠;傍晚则能捕捉到夕阳穿过荷叶形成的金色光影。拍摄时可适当降低机位,利用前景荷叶进行构图,更容易拍出“人在花中”的氛围感。

除了沙湖公园,武汉多个公园的荷花也已陆续开放。

东湖梨园楚风园智能游船码头附近,连片荷塘沿湖岸铺展,游客既可沿步道近距离赏荷,也可乘船从湖心欣赏荷塘景观;汤湖公园内,亭台楼阁与荷塘相映成趣,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园林赏荷景观。

此外,月湖公园、解放公园、武汉植物园、金银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、后官湖湿地公园等地荷花也将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。未来一个多月,武汉将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荷时节。

【赏荷小贴士】

- 沙湖公园C区荷园**
公交:817路、777路至湖北省图书馆站;
自驾:从汉街万达3号门进入最近,周边设有停车场。
- 东湖梨园楚风园**
地铁:8号线梨园站C口;
自驾:导航“楚风园停车场”。
- 汤湖公园芙蓉园、楚园**
公交:395、562、656路公交至兴华路汤湖公园站;
自驾:导航搜索汤湖公园西门,按指引抵达。



沙湖公园迎来最美赏荷季。

长江日报记者郭可滢 摄

“王家墩公园拆除围墙全新亮相”追踪

围墙拆了怎么管?

王家墩公园应答“开放考题”

长江日报(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李军)6月4日下午,武汉王家墩公园里有些忙碌。绿化环境养护负责人谢燕华刚放下电话,就拉着公园管理中心负责人李娟匆匆赶往原5号门。

6月3日,王家墩公园拆除了全部围墙,向社会全面开放。围墙拆了后,一系列管理难题接踵而至,公园管理方能答好“开放考题”吗?长江日报记者跟随管理人员实地探访。

李娟和谢燕华来到原5号门处,这里的大门已拆除,取而代之的是一排50厘米高的挡车桩。附近居民投诉:新安装的桩子成了“拦路虎”,婴儿车抬进抬出太费劲。

面对质疑,李娟解释了缘由:“围墙拆除后,为防止电动车入园影响散步行人,不得不安装挡车桩。”看了现场,听了

意见,李娟拍板:“既然这里出人家多,那就拆掉靠边的一组挡车桩,专门留个口子给婴儿车。”

解决了婴儿车出入问题,李娟和谢燕华又着手解决保洁问题。

围墙拆除了,公园保洁的边界也打破了。谢燕华指着曾经是墙根的位置说:“以前这里是死角,一周扫一次就可以了;现在变成了城市的‘脸面’,哪怕是一个烟头、一张纸巾都扎眼。”为此,公园增加保洁频次,“每天至少巡回保洁两次,必须保证路面整洁”。

环境卫生考验细心,涌入的人流则让资源配置成了难题。开放后,入园人数增加20%。有羽毛球爱好者热情高涨,提出在台地花园小广场铺设专业地垫。

这一提议被婉拒。“公共场要让给大家共享,不能只许一类人使用。”李娟解释,全开放的公园,更强调资源的公平性,拒绝“圈地”是为了让更多人享受公园资源。

坚持共享原则之外,更多细微处的民意则需要柔性化解。位于广场的乒乓球台,球友们自备的擦拭球台抹布放在台子下面,看着又乱又碍眼。

能不能两全?公园想了个辙:准备一个储物箱。“把抹布放在箱子里,既方便取用,又保持环境整洁。”

从微调挡车桩的“理性退让”,到拒绝地垫的“公平考量”,再到小小储物箱的“智慧收纳”,王家墩公园的每一步棋,都在试图解答拆墙后的“开放考题”。王家墩公园拆掉的是围墙,立起的是服务。

扫码
看视频